

從人間四月天起首

夜深了，我仍在燈下枯坐。
茶涼了，我仍在屋裡徘徊。
我還是忘不了徽的心弦，摩的淒哀。
“我說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笑響點亮了四面風；清靈
在春的光艷中交舞著變。

你是四月早天裡的雲煙，
黃昏吹著風的軟，星子在
無意中閃，細雨點灑在花前。

那輕，那娉婷，你是，鮮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著，你是
天真，莊嚴，你是夜夜的月圓。

雪化後那片鵝黃，你像；新鮮
初放芽的綠，你是；柔嫩喜悅
水光浮動著你夢期待中白蓮。

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
在櫟間呢喃，——你是愛，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我是嗎? 為何妳離開?
妳幽幽的柔情，卻不斷刺傷我的心懷，掙脫不去、糾纏不斷。
妳怎能離開? 怎能離開?

---晨星之作

神學生活化的理想

詩訴說情懷，詩結晶人間關係。有情的詩人絕不是無的放矢，無病呻吟。感情豐富又滿腹經綸的詩人，其行文更是洗鍊珠璣，字字精粹。難道不是嗎? 許多寒暑不碰詩了，我得到我的徽，她還為我生了兒女，人生如此，又夫復何求?

只不過那一夜友人的到訪，長談如何與神學院間在拓展神學生活化上的合作，又挑撥了我平靜已久的詩癮。論詩，恐怕這輩子不及摩了。論神，摩則離我甚遠。

他短暫的光輝像流星一閃即逝，如任公所言，：「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娶……以後務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重作新人? 飛了，走了，躺在山野之間的摩，又如何重作新人?

嗚呼，“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詩90:10

人間四月天，其中所矜誇的、也不過只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如飛而去…，不是嗎?

友人夫婦對我在神學和講道上面的經歷和深度都太過抬舉，但我們都有心在神學生活化的事業中盡一份心力。

然而，那一夜的神學卻教我坐立不安、反側難眠。

這浩瀚宇宙，從何著手? 弱水三千，孤只取一瓢。

但哪一瓢卻折煞我了…

突然一齣四月天，迴旋在長久遺忘的閣樓間，又浮現眼前。

我想一位神學老師談戲恰當否? 還好，我拾人牙惠，又重新包裝的戲劇神學，正投了友人的興緻。這瓢就從此開始吧。

詩精練寫意，強調意境之幽美。劇則體現實際，鋪陳想像於具體之中。手法巧妙各有不同，但作者之思憂，情緒，都躍然紙上或劇中。我甚懶散於寫作，但終日常思想不倦，原只答應錄音幾段，交友人去處置，哪知水三千，取何

瓢來飲，卻教我作難甚久。實在不該輕易答應這事兒。

這不?我全身軍裝配備，霎時間被繳了，面對普羅大眾談神學，真比在神學院和教會中講道難得多了。

要嘛，雞同鴨講不對口，要嘛，陽春白雪，曲高和寡。

再思，下里巴人、陽阿薤露之曲，雖稍嫌直白，簡易，無奈像流行曲風，街人能吟。也能藉以傳遞一些高深的神學思想，這不正是基督耶穌在地上的行腳風格嗎?因此，注視著耶穌祂在地上的為人處事，看見聖經中的許多敘事，自然就清楚明白我們該往何處去，作何等事了…

看哪!“耶穌進了殿，趕出裏頭作買賣的人，對他們說，經上說，『我的殿，必作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耶穌天天在殿裏教訓人。祭司長、和文士、與百姓的尊長，都想要殺他，但尋不出法子來，因為百姓都側耳聽他。” ---路19:45-48。

我想當時坐在高位的祭司長、和文士、與百姓的尊長，恐怕百姓用石頭打死他們，敢怒不敢言，恨不得馬上將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除掉的情景和心理狀況，用今日電影畫面以戲劇的方式重新詮釋，聖經的敘事文字就更能圖像化地印入在讀者的心中了。

其實，數年前神學院的師生共同觀看 The Passion of Christ 《受難曲》時，那近似復原當時實際場景的畫面，的確至今仍留存在內心中，無法磨滅。

傳世的傑作，可以是細膩的文字敘述、教人感動的故事情節、雋永的詩詞歌賦和歷史性的記載傳講，但這一切都要將作者背後的心意傳遞出來。同一位作者的思想邏輯和溝通表達的方式或許不同，但在同一篇文章或同一本書中，他所想要傳遞的意念應該具有相當的連貫性。

正如近來破20億美元票房紀錄的科幻電影Avatar《阿凡達》，雖然場景布局大多都是全新虛擬的電腦畫面，但其主題信息仍舊可尋，就與 Pocahontas《風中奇緣》類同，只不過將場景從大地轉為太空罷了。也就是說，翻新多變的呈現方式，並不影響作者主要意念的傳達。就連孔夫子的吾道一以貫之¹¹，也不過忠恕而已。所有的發表，也不過是某些中心思想的擴展和豐富完全罷了。

神學院拓展神學生活化的新方向

言歸正傳，那一夜的神學教我沉澱了許多攪亂的思緒，似乎這已過數十年在聖經真理追求的事上，長期都在個人高深的修為，而甚少置力於教會以外，世人對神學的實際需要上。我總覺得只有相信又受浸得救的基督徒，才有資格去談論神學的事，否則不過是哲學性質的研討，沒有辦法得到其中生命的真諦實意。可就在這夜的靜思中，我發現自己多年服事的對象除了一些福音朋友之外，大半都是得救多年的基督徒。(除了月前有位學生私下告訴我，他一直沒有受浸，但對聖經真理有渴慕，直到上完我的課之後，他自己決定正式接受救主耶穌基督作他的生命，受浸歸入主名。)

我一面自覺羞愧，一面又覺得應當為一些世人引路，讓他們也能嘗嘗屬天的滋味。這事便成了。

我想在進一步將聖經神學用系統卻淺顯的方式逐卷或主題式地解明之前，為整個架構作序，應當更合宜些。這一夜的神學就是我反省的懺語。或許，連這樣的自剖，也不一定讓人動容。但至少對於友人有個交代，讓我心安些許。

偶然的新方向

日出之聲---

天終究明亮，我仍在桌前思索著。

思索，是無盡的迴廊，

永不歇息的人生方向。

我暫停狂想徽的冷淡，摩的淒涼。

這不盡是偶然

天空的雲，蔭你心房

不必訝異，無須慌張

相逢不過是

轉瞬間的踪影、或憐憫恩賜的希望

伴隨著無盡的夜曲，

飄散在無極的海上。

飄散、飄散

妳有妳的，我有我的，方向；

飄散、飄散

記得也好，最好遺忘

遺忘?! 遺忘?!

妳或許可以，但我仍舊想望

妳的柔情，我的衷曲

掙脫不去、糾纏不斷

期盼! 期盼!

我心頭盪漾…

這頭尾的兩首詩，只是隨手捻來的塗鴉，不登大雅之堂室。我僅是竊想，主的愛情。那至深至極。在人間果真有四
月天，但你我可願意歸回? 投身主懷?

低吟……

附註：神學院的角聲

普世豐盛神學院陳院長有一個期望，就是能發表一些有價值、有深度的神學學術著作。在神學界、學術界立言奠
基。

但針對普羅大眾對於神學多半無知的現況，神學院和神學家是否也應當有責任來消弭歧見與誤會，學習使徒保羅，
對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陳明真理？

幸而，拓展部林主任的碩士論文提出戲劇神學的概念，可以藉由其Ancient Future theology的理論，結合Younger
Evangelicals新銳福音派的思想，向更多層面的雜誌或期刊發表系列專文。我們將逐步匯整後，再統籌出版。

一面我們盡到對世人宣講神國信息的職責，另一方面，也許神會藉此興起更多愛主、追求真道的人。同時，藉著不
同媒體的傳播方式，將神學院的角聲吹遍四方，也能藉此得著各方更多的認同和關注。

山 里 子曰：“參乎！吾

仁： 道一以貫之。” 曾

子曰：“唯。” 子

出。門人問

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

矣。”

Pasted from <file:///C:/Users/OWN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Local%20Content/IE5/3DEZTSAC/vol%25201%2520enews%2520format%2520FN_R_NO.3%5b1%5d.doc>